

顾非鱼 著

【决战贺兰之巅】

死书

斃
夜

斃
晡

3

西夏

惊世传家宝，延续了一场家族几代的生死之争；
边界无人区，聚集了一切迷雾疑团的神秘之境。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夏 死书

「决战贺兰之巅」

夜
夜

麟
麟



顾非鱼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死书3 / 顾非鱼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155-1666-0

I. ①西…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1127号

西夏死书3

作 者	顾非鱼
责任编辑	李凯丽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52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66-0
定 价	36.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 100102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西夏死书



第一章

001 一张照片的玄机

第二章

012 山中客店

第三章

027 贺兰神山

第四章

037 黑鹫寺

第五章

049 迷失

第六章

060 大佛

第七章

072 昊王的眼睛

第八章

083 身陷绝境

第九章

097 古老的图腾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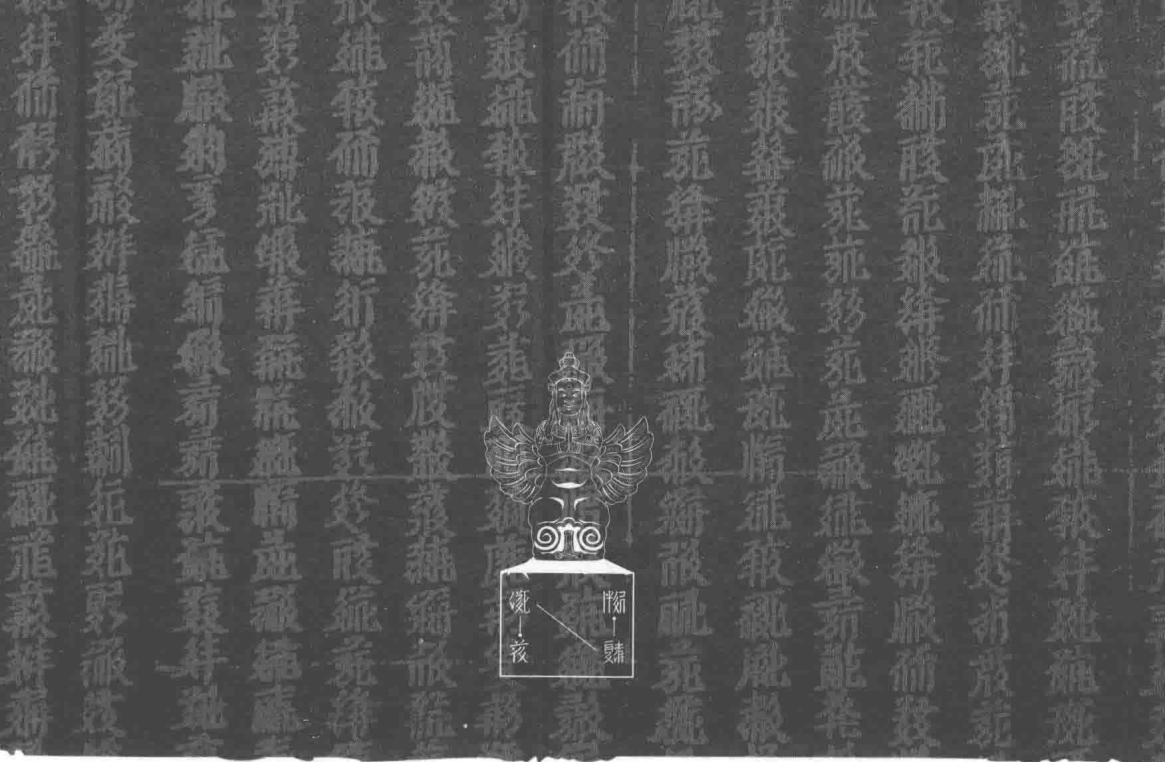
108 绝命逃亡

第十一章

121 石壁后的世界

第十二章

134 深山玄宫



- 第十三章
143 包金铜门
- 第十四章
155 光明神殿
- 第十五章
165 石台上的盟誓
- 第十六章
176 阴影中的将军
- 第十七章
190 秘密基地
- 第十八章
204 金井
- 第十九章
218 斯捷奇金
- 第二十章
229 大佛的眼泪
- 第二十一章
239 韩江的推测
- 第二十二章
253 叶莲娜的发现
- 第二十三章
271 内鬼

1

唐风和韩江再一次站在陈子建教授的实验室门前，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他俩刚刚接到陈教授的助手小卢的电话，那个从圣彼得堡带回来的头骨竟在保险柜中不翼而飞了。

“真是见鬼了！”小卢一见到唐风和韩江便大呼小叫起来。

“慢慢说，怎么回事？”韩江内心焦急，表面却依然镇定。

“我……我也不知从何说起。就……就上次陈教授死在这里，你叫我把那个头骨，还有陈教授做的头像都锁在保险柜里，没有你的命令，谁也不许碰。我照你说的，把那些东西都锁进了保险柜里。这些天，没人动过保险柜。可今天一早，我打开保险柜取一份文件时，发现那……那个头骨竟然不翼而飞了。”

“带我们去看。”韩江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这保险柜一共就两把钥匙，陈教授一把，我一把。陈教授死后，他那把钥匙也放在我这儿。怎么就会丢了昵？”

小卢嘀咕着，带唐风和韩江来到实验室一角的保险柜前。唐风仔细端详了一番保险柜，对韩江道：“看上去没有被撬的痕迹啊！”

韩江微微点头，又转向小卢。小卢忙掏出两串钥匙，辩解道：“两把钥匙都在我这儿……”

“别人用过吗？”韩江打断小卢的话。

“绝对没有！”小卢回答得很干脆。

“绝对没有？”韩江疑惑地盯着小卢。

小卢被韩江盯毛了：“你们怀疑我啊？我要那破骨头有屁用？”

韩江拍拍小卢的肩膀：“没怀疑你，我是在想谁会要那个头骨呢？”

又仔细检查了实验室的门窗，也没有发现被撬动的痕迹，韩江更加疑惑：“真是活见鬼了。”

“难道那个头骨真的是没藏皇后的幽灵，自己长腿跑了？”唐风喃喃自语。

“这怎么可能？”

“那陈教授的死又如何解释呢？”

韩江沉默了。唐风的脑中一团乱麻，也理不出头绪，明明现在是正午时分，他却感到了深深的寒意。

两人一路无语，都在默默寻思着那个头骨的下落。回到总部，大门前的卫兵向韩江报告：“刚才有个女的找您。”

韩江一怔，那卫兵随即小声笑道：“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唐风马上猜到了是谁。韩江也想到了一个人，但他还是正色道：“严肃点！”

韩江急匆匆地推开门，那个熟悉而美丽的面孔出现在他的面前，来人正是叶莲娜。“你怎么到中国来了？是不是又有了重要的发现？”韩江问道。

“除了公事，我就不能来了吗？”叶莲娜反问他。

韩江一时语塞。唐风正欲离去，却被叶莲娜叫住：“唐风，你别走，这次我来是有了重要的发现。”

“哦？”唐风和韩江同时惊道。

叶莲娜从包中取出一张放大的照片，递给他们。唐风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发现照片是在野外拍的，背景是一片起伏的山峦，近处是一个外国男人，灰白的头发，一身旅行者的打扮，看年纪，约莫有六十岁，但身板挺直，双目如电，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

“这人是谁？”唐风问道。

叶莲娜并不直接回答唐风的问题，反而问道：“我给你们发的邮件，你们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唐风和韩江点点头。

“照片上这人就是斯捷奇金。”

“斯捷奇金？”唐风快速在脑海里搜索着。

“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杀人恶魔？”韩江惊道。

“对，就是那个恶魔斯捷奇金。”

“你第二封邮件中说斯捷奇金越狱逃走了，布雷宁被活活烧死。那你们后来都调查清楚了吗？”韩江急切地问。

在韩江的追问下，叶莲娜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她最后一次去波诺茨卡监狱时的可怕景象……

叶莲娜独自驾车行进在通往波诺茨卡的公路上，车窗外是沉默的荒原。去阴森的波诺茨卡是让人心情抑郁的，但是今天的天看上去还不错，没有雨雪，也没有狂风，窗外的景致虽然不美，却如一幅宁静的风景画，呈现在旭日下。

中午时分，叶莲娜终于来到了波诺茨卡。她跳下车，发现刚才还挂在天空的太阳此刻却不见了，一大片乌云从西边快速移来，最后，笼罩了黑色的波诺茨卡上空。

天色阴暗下来，叶莲娜心中暗暗吃惊。她又看了看波诺茨卡的黑色大门，心中不觉升起一阵凉意，她走到大门前，按下门上的红色电铃。这个电铃直通门里的值班室，可是她按下电铃，等了一会儿，却没有任何反应。她又按了按，两分钟后，还是毫无反应。

叶莲娜警觉起来，她向后退了几步，朝黑色大门看去，大门上的监控摄像头正对着门前，看上去一切正常。可是……可是她忽然发现，黑色大门上的那个小门轻轻晃动了一下，她一惊，揉揉眼睛，再向那个小门看去，是的，那个小门又微微动了一下。她几步来到那扇小门前，心悬了起来。她拔出手枪，侧身轻轻一推，那扇小门竟然开了。

叶莲娜一闪身进入小门内。小门内是值班室，前面还有两道大门。她向值班室瞥了一眼，值班室里没人。“难道是看守擅离职守？”叶莲娜暗自寻思，“不！不对！无论如何，大门也不应该这样洞开啊！”

刚想到这儿，叶莲娜就听见从波诺茨卡里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紧接着又是一枪。叶莲娜暗道不好，疾步跑进值班室，发现一名看守倒在地上，早已气绝身亡！她赶紧朝第二道大门奔去，第二道大门也一下子就被推开了，紧接着是第三道……

这时，波诺茨卡内枪声大作，叶莲娜已经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来之前，她曾做过最坏的打算，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竟是如此之快！波诺茨卡所有的大门都被打开了，她要先赶到总控制室去，那里……叶莲娜不敢再想下去。

进入第三道大门，枪声忽然停止了。叶莲娜站在第三道大门后，看着波诺茨卡正中被围廊环绕的天井式庭院。没有人，四周一片死寂，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天色更加阴沉了！

突然，叶莲娜听到一阵发动机轰鸣声，那声音是从隔壁监舍内的操场传出来的，那片大操场是供犯人们放风时用的。这声音震耳欲聋，似乎就在她头顶。这是什么声音？叶莲娜抬头向上看去，一架米-8直升机从隔壁监舍内的操场上缓缓升起……她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她不顾一切地沿着围廊向隔壁监舍跑去。她推开了一扇厚重的铁门，又是一扇。当她冲进监舍内的操场时，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具具还在流血的尸体。叶莲娜顾不上那么多，举枪冲在半空中盘旋的直升机射击，砰！砰！……其中

一枪击中了直升机侧面的玻璃，直升机上的人立即还以颜色，哒！哒！哒！……M4突击步枪的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她身边。叶莲娜无奈，只得向后退却。直升机越升越高，她看不清直升机里的人。突然，一张恐怖的脸印在了直升机舷窗玻璃上，斯捷奇金？！叶莲娜一愣神，再定睛看时，直升机已经飞远了！

叶莲娜失落地俯下身，查看着操场上的那些尸体，有看守，也有穿着囚服的犯人，没有一个活口，几乎都是一枪毙命。所有人趴倒的方向都是冲着直升机刚才起飞的地方，他们想干什么？看守向劫狱者射击，那么这些囚犯呢？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也想乘直升机逃跑，可是却被直升机上的人无情射杀了！

叶莲娜颤抖地拿出手机，她要拨通伊留金的号码，可是手颤抖得厉害，几次都拨错了号码。终于，她拨对了号，手机内却是一阵忙音。“该死！竟然没信号！”叶莲娜咒骂了一句，又匆匆向监区的牢房走去，想要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口。

叶莲娜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斯捷奇金那张恐怖的脸，那个变态杀人狂斯捷奇金！直到这时，她还是不敢确定，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斯捷奇金！可是除了他，又会是為了谁？

监舍内一片漆黑，原本昏黄的灯光也不见了，叶莲娜小心翼翼地沿着监舍的走廊向前走。“吱呀——”一声，她推开了一扇铁栅栏门，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上次走过的那扇门，她打开了身上唯一的照明设备——手机。

在手机微弱亮光的照射下，叶莲娜辨别出来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牢房。缓缓走近一间牢房，她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脏狂跳不止，不知道接下来还将遭遇什么。

韩江的面容突然在叶莲娜眼前一闪而过，“该死！”叶莲娜暗暗咒骂了一句，她现在需要集中精神。叶莲娜走到了那间牢房门前，门上是一排小栅栏。她举着手机靠近小栅栏，想看清牢房内的景象。可是，就在她将亮光对准那排小栅栏时，“啪”的一声，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贴在了小栅栏上。叶莲娜尖叫起来，吓得连退几步，手机也摔落在地上。

手机的亮光在走廊里熄灭了，惊魂未定的叶莲娜蹲在地上摸索自己的手机，却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她忽然感觉手上有些黏，还有点潮湿，那是什么？与此同时，她嗅到了一股浓厚的血腥气。她的心脏猛地一坠，赶紧把手缩了回来，那是一张布满血迹的人脸！

黑暗中，叶莲娜终于摸到了自己的手机。她看看手机，电量已经不多了……她想去，但是似乎有一种力量吸引着她，推动着她继续往前。她打定主意，合上手机，摸黑迈过地上那具尸体，继续向前走。

越往走廊深处走，血腥气越加浓厚。叶莲娜边走边胡思乱想，劫狱的人是谁？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顺利劫狱？他们又救走了谁？只有斯捷奇金吗？——难道这一切都与自己几天前提审斯捷奇金有关？叶莲娜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太可怕了！

就在她感觉异样的时候，突然，地上有一个东西触到了她的脚踝。叶莲娜本能地向后退去，但那东西死死抓住了她。她想要挣脱，却被那东西一拽，靠在了走廊旁的墙壁上。她再也无法忍受，放声尖叫。此刻，她再也不是什么王牌女特工，而只是一个被吓坏的女孩，她完全崩溃了！

叶莲娜的尖叫声传遍了黑暗空寂的走廊。待慢慢冷静下来，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一个人在喃喃自语。

叶莲娜感到毛骨悚然，仿佛听到了来自地狱的声音。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大口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着。她将枪交换到左手，用颤抖的右手掏出手机，一缕亮光在漆黑的走廊里亮起。她小心翼翼地照向自己的脚下，借着手机发出的亮光，终于看清，抓着自己脚踝的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顺着这只手臂继续看去，一个人正躺在她脚下。叶莲娜将手机灯光对准那人的脸庞，这才认出来，那人正是上次接待自己的伊戈尔中尉。“伊戈尔，这是怎么了？”叶莲娜扑在伊戈尔身上大声问道，可是伊戈尔此时已经昏迷过去。

叶莲娜重新站起来，感到大脑一阵眩晕，站立不稳，只得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她又试着拨打伊留金的电话，这次倒是有信号了，电话也打通了，可那头却掐断了电话。“该死的伊留金！”叶莲娜咒骂道。

叶莲娜举着手机又向前照了照，可是微弱的亮光根本照不出多远，漆黑幽长的走廊似乎没有尽头。她的心突突乱颤，她绝望了，不敢再向前，但也不想就此退出去。她的脑海中满是可怕的景象，只有韩江的身影能让她稍稍得到片刻的宁静，可是此刻，韩江不可能出现在她身旁。

就在叶莲娜陷入两难境地之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铃声响彻整个走廊，显得兴奋而又诡异。

4

彼得堡伊留金的办公室内，伊留金正在办公桌前搂着新来的女秘书缠绵悱恻，当然无暇接听叶莲娜的电话。可当他发现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是叶莲娜的电话时，立即来了个大撒把，赶紧回拨叶莲娜的手机。那被摔疼的女秘书很是不满地盯着伊留金，喃喃道：“什么重要电话，不会是你的那个纽德米拉情妇吧？”

伊留金不悦地挥了挥手，女秘书悻悻地离开伊留金的办公室，电话那头传来叶莲

娜惊慌失措的声音：“你快带人到波……波诺茨卡来，这里出……出事了。斯捷奇金被人劫……劫走了，所有的看守和……和囚犯都死了，也……也可能还有幸存的。快！你快……太……太恐怖了，我……”伊留金从未见过叶莲娜如此慌张，听完她断断续续的叙述，身后不禁升起一股凉气，刚才被女秘书挑逗起来的欲火，此刻也被那股凉气浇灭了。

叶莲娜打完电话，一直静静地坐在伊戈尔身旁，等待着援兵的到来。当离此地最近的警察和特工匆匆赶来时，天已经快黑了。她没有配合他们录口供，而是径直走出波诺茨卡，跳上了自己的车，向无边无际的荒原里驶去。

叶莲娜猛踩油门，疯狂地驰骋在公路上。车窗外没有一丝亮光，伊留金曾告诫过她，不要在晚间走这条公路，因为周围没有人烟，充满危险，万一车坏了，万一车冲出了公路……但此时，她已经顾不得这些，因为她知道，前方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自己。

好在没有迷路，也在没有出事，当叶莲娜驶过那片森林时，天已经快亮了。可就在驶出森林的一刹那，她的眼睛猛地瞪大了，眼中闪动着冲天红光，这光映红了整片森林。

叶莲娜的手又剧烈颤抖起来，她不得不赶快把车停下来，用双手才拨通了伊留金的电话：“你……你快带人到布雷宁的别墅来！他的别墅失火了！我没估计错，斯捷奇金出事了，布雷宁肯定也出事了。”

叶莲娜怔怔地伫立在布雷宁的小别墅前，看着火魔一点一点吞噬了整栋别墅，以及周围的一切，塑料大棚、车库、草地……大火看上去在她来之前，就已经燃烧了很长时间。约莫20分钟后，大火渐渐熄灭了，叶莲娜不顾危险，立即走进了已变成废墟的别墅中。

很快，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呈现在叶莲娜眼前。她捂着嘴，蹲下来仔细查验。这里应该是布雷宁卧室的位置，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她一时无法断定这人是否是布雷宁。

看来自己又来晚了一步，叶莲娜暗暗懊悔。她站起身，又查看了各处废墟，最后停在了客厅的位置。她环视四周，自己几天前还曾来过这里，正是在这间客厅中，布雷宁对自己叙述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没想到，才过了这么几天就……叶莲娜忽然发现在一根未燃尽的木梁旁，有一个黑色的长方形东西。她弯下腰拾起那个东西，是相框，一个黑色相框。她轻轻抹去相框上厚厚的灰烬，发现相框中的照片正是那张原先摆放在客厅壁炉上的年轻人打雪仗的照片，只是因为大火，相框被烧变形了，右边的部分则完全被烧毁了。

叶莲娜拿着被烧变形的相框向四周望去，幽暗的森林里寂静无声，她却感觉森林中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自己。

叶莲娜正想再仔细看看那张照片时，伊留金带着人赶到了。她从灰烬中走出来，对伊留金说道：“我们又来晚了。”

“怎么会这样？太……太让人震惊了！”伊留金晃着脑袋，满脸疑惑。

叶莲娜又回头看了看已被烧成灰烬的别墅，像是对伊留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也许……也许我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意思？”伊留金不解。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现在回头想想，韩江的推断是有道理的，那个遗失的1964年绝不简单。而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重视，我根本没对这条线索抱有什么希望，认为就只是1964年的档案遗失了。所以调查时，我只当是在做一般的工作，将所有人一一排查。当布雷宁、伊萨科夫和斯捷奇金这三个人进入我们视线时，一开始就充满神秘，而他们三个执行保护米沙任务的时间，又都是在1964年前后；特别是斯捷奇金，可我们依旧没有对他们给予足够重视。我去问了布雷宁，又去波诺茨卡提审了斯捷奇金。去之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布雷宁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而斯捷奇金则是一个变态杀人狂，但是我对他俩的询问却还算顺利，两人的叙述基本上回答了我的疑问，且恰到好处，没有一丝破绽。这使我慢慢放松了对他俩的怀疑，也才有了今天的灾祸。”叶莲娜分析了对几人的调查过程。

“可我并不觉得我们哪里做错了！”伊留金还是不解。

“是啊！本来按照我们的做法也没什么错，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对手绝非平庸之辈！当我问过布雷宁和斯捷奇金之后，我认为他们的叙述中基本没有破绽，于是便相信他俩没有问题，而伊萨科夫也被证实在20年前就死了，所以我都准备结束这次调查了。可现在想来，没有破绽才是最大的破绽！”

“没有破绽才是最大的破绽？什么意思？”伊留金吃惊地看着叶莲娜。

“布雷宁和斯捷奇金，一个住在乡下的别墅中，很少与人往来，一个被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更是无法和外界联络，他俩是不可能串供的；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俩已经多年不来往。可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在回忆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时，叙述内容竟完全吻合，没有一丝破绽，这本身难道不就值得怀疑吗？”

“你这么一讲……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一般人回忆多年前的往事，如果不是重要的令人难忘的事，肯定会有遗忘或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这二位的叙述确实太合拍了。”伊留金也想到了这层。

“这说明什么？说明多年前的那段往事是令布雷宁和斯捷奇金刻骨铭心、记忆深刻的，他们不可能不记得。但是他们却同时对我隐瞒了一些最关键的内容，然后说出一些没有破绽、不疼不痒的内容。我想他们大概在多年前就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

备，所以这两人的叙述才会如此一致，没有破绽。”

“你是说很多年前，布雷宁和斯捷奇金就预料到将来会有人因为米沙的事调查到他们头上？”伊留金更加吃惊。

“嗯，我想是这样，应该还有那个伊萨科夫，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现在这一切。布雷宁、斯捷奇金和伊萨科夫一定和米沙的事有关联，同时他们在多年前就制定了攻守同盟，同进同退。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他们后来的人生命运各不相同，但是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们竟然都还在默默遵守着当年他们之间的这个攻守同盟，直到我找他们谈过话之后。”

“天哪！这是怎样的力量，竟能让他们在这么多年后依然遵守当年的约定？要知道，世事变迁，现在布雷宁是将军，而斯捷奇金是阶下囚，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人竟还有当年的默契！”伊留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事实就是这样，他们似乎都在保守着一些当年的秘密，而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可惜……”

“那他们当中，谁又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几个都不是，但他们一定和当年的事有关。”

“会不会是斯捷奇金？他在狱中遥控指挥，谁也想不到是他。可当你去提审他时，他慌了，于是越狱逃走，并且放火烧死了布雷宁。”伊留金大胆推测。

“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不大现实。波诺茨卡戒备森严，又远离城市，在那个地方很难做到遥控指挥。倒是这里，火海中的那具尸体究竟是不是布雷宁的，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怎么，你怀疑布雷宁？”

“不要忘了季莫申提到的那个‘将军’！”叶莲娜顿了一下，又道，“当然，按常理我初步判断那具尸体就是布雷宁，而且布雷宁确实也不大像是那个幕后黑手。但是，除了斯捷奇金和布雷宁，我们还有谁可以去调查呢？除非那个伊萨科夫从坟墓里跑出来！”

“是啊！现在斯捷奇金逃走，布雷宁已死。如果斯捷奇金不再露面，我们可没有其他任何线索了。唉！看来我们又要回到原点了。”

“是这样，上校，你的理解很正确，这就需要你和你属下的属下加快工作进度，一方面鉴定这具尸体，确定他是否就是布雷宁；还要救活伊戈尔，进一步调查取证。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以防那个变态狂魔斯捷奇金再出现。”叶莲娜像是分派任务似的，对比自己军衔高的伊留金说道。

“斯捷奇金？他还会出来吗？”伊留金不相信斯捷奇金还会轻易露面。

“不会吗？”叶莲娜像是在自言自语，“会的！那些人冒这么大风险，费这么大力气，从波诺茨卡救走他，一定会让他派上用场的！”

“也许……也许那个幕后黑手只是想让斯捷奇金闭嘴。”伊留金推测。

“你是说杀人灭口？！如果是那样，像布雷宁这样让他变成一具焦尸不是更好？”叶莲娜反问道。

伊留金点头称是。叶莲娜说完，扭头便向自己的车走去，伊留金忙喊住她：“你给我派了这么多任务，那你干什么去啊？”

“我？”叶莲娜冲伊留金挤出一丝笑容，“我该好好休息了，否则就要崩溃了！”说完，叶莲娜钻进了自己的“菲亚特”，向黑色的森林外驶去。

6

叶莲娜刚说完令人恐怖的回忆，韩江就迫不及待地问道：“那后来呢？你们调查的结果呢？”

叶莲娜耸了耸肩，双手一摊：“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怎么可能？”韩江追问道。

“是啊！那具烧焦的尸体是布雷宁的吗？”唐风也问道。

“那具尸体被烧得太严重了，我们只能初步判定尸体属于一个中年以上的男性，详细的尸检报告还没出来。伊戈尔虽然抢救过来了，但他也没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据他说，那伙武装分子是乘直升机来的，他们里应外合，火力强大，目标明确，就是冲斯捷奇金来的。所以，等狱警们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这完全符合那个幕后黑手的做事手段。”唐风说出自己的判断。

叶莲娜点点头：“现在让我困惑的有两点，一是为什么在我刚找过斯捷奇金和布雷宁之后，他俩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

“显然这是冲着你的调查去的。”韩江道。

“是啊，斯捷奇金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也没人去劫狱；布雷宁退休十多年了，活得好好的，可在我找过他俩之后，就出了事。”

“这说明你的调查触动了那个幕后黑手的神经，他不能容忍你去找斯捷奇金和布雷宁。”唐风分析道。

“第二个让我疑惑的是，斯捷奇金和布雷宁两人多年不来往，但在我向他俩询问陈年往事时，却回答得几乎一模一样，天衣无缝。”叶莲娜说。

“就像你跟伊留金分析的，能有什么事让一个人在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定是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事。而他俩对这事又叙述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这就一定有问题。他们对你隐瞒的事已经过了几十年，却依然让他们讳莫如深，我想他们肯定是因为害怕什么。”唐风推测。

“害怕什么？”叶莲娜问。

“这就又回到你的第一个疑惑上来了，他们害怕其他人知道他们当年的秘密。这个秘密到今天仍然有效，仍然能让身经百战、深谋远虑的将军布雷宁和杀人如麻、身陷囹圄的死囚斯捷奇金恐惧、害怕！”唐风说道。

“这会是什么秘密呢？”叶莲娜问。

“我想那一定和遗失的1964年有关。1964年参与保护米沙的人一定在那一年遭遇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唐风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现在米沙死了，伊萨科夫死了，布雷宁也死了，斯捷奇金越狱了，还有谁是当年的知情者？”叶莲娜紧锁眉头。

“也许……”韩江顿了一下，唐风和叶莲娜一起望着他，“也许问题就出在斯捷奇金身上。”

“哦？”

“你们想想，按照刚才的推断，幕后黑手不愿意我们接触到当年知道真相的人。那么，假设米沙和布雷宁都是被那个幕后黑手害死的，为什么斯捷奇金却被人劫狱救走了？如果不想让斯捷奇金开口，直接给他一枪就行了，死人是不会开口的，为什么还要救他走呢？”韩江边推测，边说出了他的疑问。

“你是说斯捷奇金就是幕后的黑手？”唐风惊诧。

韩江摇摇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但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叶莲娜，那你们后来就没找过斯捷奇金？”

“当然找了。伊留金撒下大网，可连斯捷奇金的一点气味都没有嗅到。”

“那这张照片呢？从照片上看，这家伙现在似乎过得还不错。”韩江盯着手中的照片说道。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这张照片。有一天，伊留金突然收到了它。”叶莲娜道。

“不知道是谁寄的吗？”韩江问。

叶莲娜摇头：“不知道，信封里就只有这张照片。”

“这果然又是一件怪事，谁会给你们寄斯捷奇金的照片呢？那个幕后黑手？显然不可能啊。他不可能救了斯捷奇金，又提供线索让你们来抓他。”唐风喃喃道。

“嗯，你们先不要管照片是谁寄的，看这张照片，你们还看出了什么？”叶莲娜问道。

“看出了什么？不就是斯捷奇金吗？”韩江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没从照片上看出什么端倪。

唐风似乎看出了一些问题。“这背景……”他犹豫起来，最后还是肯定地说道，“这背景是在中国。”

“什么？斯捷奇金已经到了中国？”韩江惊愕。

“我不但看出这是在中国，而且极有可能是在贺兰山一带拍摄的。”

“这……这怎么可能？凭这张照片你就能看出斯捷奇金去了贺兰山？”韩江不太相信。

唐风指着照片中的背景，道：“你看这里，背景出现的山峦近处满是蒙古扁桃，远处山坡上是青海云杉，这两种植物都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据我所知，在贺兰山都有分布。”

“就凭这个？”韩江将信将疑。

“还有，你看背景中的那处陡峭山崖上。”唐风提示韩江。

“山崖上？好像是两只动物，山羊？”韩江不解唐风的意思。

“那是岩羊。”唐风肯定地说道。

“岩羊？”

“贺兰山的悬崖峭壁间是岩羊喜欢生活的地方。岩羊，加上照片上的植物，我基本可以肯定，这张照片是在贺兰山一带拍摄的。”唐风推断道。

“斯捷奇金出现在了贺兰山？！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韩江有点蒙。

“看样子他们很有可能又要抢先一步了。”唐风道。

叶莲娜不明白韩江和唐风什么意思，于是唐风将罗教授破解的信息告诉了她。听罢，叶莲娜道：“看来我这次来对了。我们下一步去贺兰山，也许不但能得到那一块玉插屏，还能抓到斯捷奇金。”

“你？和我们一起去？”韩江看看叶莲娜，有些犹豫。

“怎么？不行吗？那个斯捷奇金可比史蒂芬他们厉害多了，没有我，单凭你肯定是斗不过他的！”叶莲娜道。

“看来只能如此了。史蒂芬还没抓住，又冒出来个斯捷奇金。”韩江喃喃道。

众人分头准备，很快唐风、韩江、叶莲娜、徐仁宇以及马卡罗夫五人便分别出发了。

1

初春时节，五人在银川会合后，乘一辆切诺基离开富饶的河套平原，一头扎进了贺兰山深处。巨大的贺兰山山脉如同一个巨人，横卧在巴丹吉林沙漠与河套平原之间，用身体挡住了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给河套平原带来了富庶。这里曾是党项人心目中的神山，它见证了西夏王朝的兴衰沉浮，也隐藏了许多王朝秘史。

进入山口，两座高塔巍然屹立。“这就是西夏时期的塔。”唐风一眼便认出了这座西夏建筑，“党项人笃信佛教，元昊曾下令在国中广建佛寺，据说西夏时贺兰山中佛寺密布。”

“可哪一座才是我们要找的黑鹫寺呢？”徐仁宇问。

“可惜现在这些佛寺都已湮没不存，要找到那座黑鹫寺，只能靠米沙的笔记了。”唐风道。

车进入山口没一会儿，公路就变成了土路，往前又走了一段，前面隐约飘出了一缕炊烟。“前面好像有个村子。”唐风想起了米沙笔记中提到的村民。

切诺基缓缓驶近了炊烟，唐风这才看清，前面根本不是什么村庄，只有孤零零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门前挂着招牌，像是一家客店。

“这前不着村的，哪儿冒出来一家客店？”徐仁宇狐疑道。

“也许是专为背包客开的旅店。”唐风猜测。

众人跳下车仔细观瞧。一座精致的二层木屋，小巧玲珑，在背后山峦的映衬下，煞是漂亮。

此时正是中午时分，一进客店，唐风便嗅到一阵饭菜香味。柜台里的老板娘约莫四十岁，半老徐娘，见到唐风等人很是热情：“几位，是准备进山去玩的吧？”

韩江点点头：“老板娘，你这里还能住店啊？”